

第五章 傳統學習與學校學習的落差

筆者身在教育體制之中，生長背景中，卻從不曾懷疑過教育體制的運作；筆者的母親是台中大甲溪泰雅族原住民，從小家裡很窮，上學時，便當只有白飯與一顆酸梅，外婆卻堅持唯有透過教育才能改變環境。事實上，許許多多的原住民都對這件事深信不移。至今，我的家族仍以「就算重考，也要讀台中女中」這樣的信念在教育著孩子。雖說原住民考大學錄取率降低 25%，一個二三十人的班級中真正可以讀到高中卻不到一兩位，更遑論考上大學的。

2003 年曾發生一件事：碧候真耶穌教會因為對面長老教會蓋了新會堂，以及會堂因 921 地震而產生的裂縫尚未修補，而決議要建造新會堂，每戶要繳交五萬元的獻堂基金。2003 年是最後的繳交期限，父親告訴育文沒有錢讓他重考大學，同年爸媽卻繳了每戶預定額度五萬元的重建基金給教會；2007 的今天，教會建堂基金仍短差好幾百萬，當時若不是課輔老師借育文補習費，那麼他獨自在台北讀書，在沒有競爭力、沒有前進動力下，也許今天他不會考上輔大歷史，且成為班上班長。

時至今日筆者疑問的是：為什麼先把五萬塊繳給了教會，給了他們心目中的神？為什麼宗教對他們而言有如此大的力量，比孩子的未來還重要？期間的價值差異究竟是什麼？這是源於怎樣的觀念呢，這些觀念是如何致使這群人生活的樣貌，不同於其他泰雅人？這是以下本章節所想論述的。

第一節 傳統學習與學校學習的落差

(一) 教科書教了我們些什麼？

學習的環境中，包括學校學習、部落環境、社會環境等。環境包括社會環境與自然環境。社會環境指個體在獨特的文化中，發展出獨特的個性，而碧候的特殊學習環境，思維方式，甚至雖然使用北京話，而使用不同語句方式。本就不同於一般社會價值判定標準。在這場碧候文化權利與社會主流的價值戰爭中，弱勢團體常被迫學習優勢團體的文化，致使弱勢團體的學習文化，已然不是自己所熟悉的社會環境，而產生落差，這樣的落差使得「適應」問題浮出檯面。²⁴²

山輔進行學生學科教學時，學生告訴筆者「社會科」是最難的科目，例如對都市的概念，為什麼都市會是人口集中，需要耗費大量的電力，最容易產生污染，需要大量運輸工具，這對一個沒有或甚少到都市的原住民學生而言，這是僅能用背誦來強記的課本內容，筆者只能以鄉鎮、部落的相關性來放大解釋其中道理，用部落與都市的對比解釋給孩子聽。然而都市、污染、運輸工具對孩子而言都是專有名詞，也許是第一次遇到，如果對這些名詞的定義錯誤，那麼社會科考題上的標準答案，也就離他們更遠了。

地理科談論「中國」的部份，對他們而言更是遙不可及，平面的地圖要他們記憶海口都市，高原位置、河流方向、鐵路運輸網，這的確是紙談上談兵的教材，最可怕的是讓原住民原有的生活環境學習，完全英雄無用武之地。碧候的大雄是南澳國中第二名畢業，考基測的時候，他卻有以下的困擾：

大雄：有啊，兩次一樣都是宜蘭高商，但是我最痛恨的就是我的社會考很差，每次寫錯答案就是這樣，我沒有寫的很深，結果考最低，五個裡面最低。

筆者：考幾分？

大雄：十八。

²⁴² 陳德正（2003）〈從文化脈落的教育主體談原住民學生之學習適應：以蓮邊國中的德魯固學生為例〉東華大學教育所。頁 21。

筆者：那國文咧。

大雄：國文，也是三十幾吧，英文才三十三，然後自然比較差，二十幾分，然後社會最差十幾分，所以我都是被社會拉下去的。

筆者：那時數學幾分

大雄：數學，三十吧，好像三十吧

筆者：被社會拉下去了！

大雄：被社會拉下去了，我自己拿到成績單，我也嚇一跳說，我怎麼社會考那麼差（笑）。

大雄是 2002 以南澳國中基測最高分成績考上羅商的同學，在滿分 60 的學測中，數學、國文、英語都可考三十多，唯獨社會科考十八。這樣的學習評量結果，其實只是要求部落的他們，學習主流價值體系認同有價值的內容，很不幸的這卻是評定他們未來升學與否，能否踏上另一階級，社會唯一認可劃分法。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託中國生產力中心研究「原住民族教育調查統計」資料顯示當九十一年度，十五歲以上原住民以國（初）中或以下的學歷者，占當年度就學人數 53%，平均教育程度明顯低於一般民眾，並且全體原住民教育程度，國（初）中以下學歷者已由 61%，降低為 57%。「91 學年度原住民族教育調查統計報告」顯示，目前原住民專科以上在學學生人數計有博士班 15 人，碩士班 231 人，大學 6145 人，專科 4709 人，專科以上學歷者比率已由 9%，提高為 11%。²⁴³

學習適應是多面向的結合，包括個人在學習歷程中與環境所產生的交互作用。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個人在學習歷程中與環境所產生交互作用與狀態，以滿足自我成長之需求。²⁴⁴而在佳佳就讀真理大學休閒遊憩事業系一年後，告訴家長，她學不到什麼，只是在混文憑，如果要她繼續混也可以，還是要她休學重考。家

²⁴³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5）〈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九十四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行政院研考會 93 年 9 月 1 日，會綜字第 09300207062 號函頒
<http://www2.apc.gov.tw/official/govinfo/report/94%E5%B9%B4%E5%BA%A6%E6%96%BD%E6%94%BF%E8%A8%88%E7%95%AB.doc> 檢索日期：2007 年 5 月 13 日。

²⁴⁴ 陳德正（2003）頁 21。

長選擇了後者。

社會唯一期待的標準答案中，無法讓原住民在課本與過去生長環境的學習產生連結，多本編譯的參考書，關於 13 族原住民內容，只占了社會課的一課，國文課更是在 2006 年將所有原住民教材列為選讀，從 2007 年開始，原住民要通過母語認證，才能取得加分權力，證明自己是原住民。而部落的生長經驗，世代傳承的價值觀，這些不同於漢人體系的世界觀，卻被迫在漢人的遊戲規則：族語認證中，找到唯一漢人願意接受的肯定模式：族語大會考，以漢人的方式，證明自己是原住民，這是原住民政政策的回頭路！

（二）迫使他人轉變的同儕團體

碧候孩子就讀國小時，大都不想念書，仍然每天想著玩，除非是家庭特別要求，否則孩子不會特別在意成績。孩子間很少作相互競爭比較，但極少數家庭才會重視成績，像是媽媽來自排灣部落的育文，育文的考卷沒有考到八十分，媽媽就把考卷撕掉，不但要挨罵還可能被拉耳朵，幼時育文被父母親責打，並不會跑給爸媽追，但現在的孩子可能會逃跑，甚至會對父母說你為什麼打我，甄宜認為這是部落孩子看電視學習而來的反抗，知道對自己的身體擁有自主權，然而這一些事也僅僅是學個表面的樣式，實際上電視裡的生活與部落現實生活的差距，像是童話故事一般，難以在部落的生活面上實現。

2001 年山地暑期輔導第一週，有兩位國三學生退訓之後，導致班級中其他學生的連鎖效應，大家也覺得正如退訓國三生所言「每天六點鐘要早起，太累，」所以都想回家不想參加山輔，當時教師花了約一週時間，才撫平其他孩子想退訓的心情。

有兩位國三學生退訓之後。導致班級中其他孩子的連鎖效應。第二週時，因第一週碧候教會回家澡的孩子遲到嚴重，所以第二週規定所有學生不得回家洗澡，規定必須在教會洗澡，孩子便推說想家，反彈老師管理太嚴格，吵著山輔很累，想要回家。而碧候家長居然贊成孩子的要求，要求老師讓碧候的孩子回家洗

澡，其實這也是碧候家長慣有的支持孩子決定的模式。

這是很危機的狀況，造成管理上嚴重缺陷，當老師單單以言詞相勸時，會發現，學生不太能接受。可能原因有二：一因家長教育自己孩子的方式，大多無效，常必須以激烈手段，例如：棍打，致使孩子了解改善的重要，因此當老師單純以言語相勸，並無法幫助其進行顯著之改善；二老師與孩子交情不夠，老師還無法與孩子建立較深厚之感覺，難以進行有效之輔導。

這不單是真對學校，對家長碧候的孩子仍處在挑戰權威中，學生甚至發展出，打球到凌晨一兩點，又沒有做什麼，為什麼家長要管的心態，而學生團結的力量，也往往致使父母與自己的孩子，為幾點該回家而吵架，但父母在這一方面，總是占盡下風。

碧候學生，習慣以群聚輿論壓力迫使教師改變，另一例在 92 年的暑假進行山輔課業輔導時，有個碧候學員要回家慶生，孩子也都要跟他回去，不論老師怎麼說，玩心甚重的孩子，甚至口出「有什麼了不起，我出去就不要再回來」的言語，然後集體外出，留下在場的老師一陣愕然，僅有一、兩位很懂事的碧候高中生，留下來。

對於考上明志技術學院後，就立即不來參加課輔，給予筆者的感受是，沒有用立即丟棄，不會多方面思考或想到遠一些的地方。對於保留東西的感受是，沒有用立即丟棄，所以考完聯考後，書本不是被學生燒掉，就是資源回收。並沒有人想到考不上學校或可能休學後需要重考時，會影響到未來的某些地方，必須面臨無書可讀的窘境。只是對當下的情緒，有著立即性必須被滿足的需要。

尙未成立南澳完全中學前，南澳鄉多數學生只讀到國中畢業，2000 年，南澳國中轉型為台灣本島第一所原住民完全中學，第二年則正名為南澳高中附設國中部。²⁴⁵隨著第一批高中生入學，曠課、喝酒、鬥毆、勒索、師生衝突等問題嚴重困擾教師正常教學，學生休學與教師流動比例都相對不斷升高。²⁴⁶

²⁴⁵ 根據原住民族教育法第七條，原住民地區學校，係指原住民學生達全校三分之一以上或位於山地行政區內的學校。

²⁴⁶ 官秀珠（2006）〈航向彩虹高中的敘事之輩：南澳泰雅族少年獵人群像與疊影〉國立東華大

任教於碧候國小的老師告訴筆者一個故事，她中學時，就讀南澳中學。每天上課時，一進校門，都會覺得日子很難過。因為班上分派系，成為上國中時必須要選邊站的課題，尤其碧候的孩子，常常都是上課不滿老師，與老師對嗆的那夥人，因此身為南澳泰雅的她，時時都要十分戰兢，深怕得罪了碧候的孩子。

這讓筆者想起中輟孩子，曾告訴筆者關於南澳完全中學剛成立時的故事。是碧候孩子王振興，談南澳完全中學第一屆，與校長對嗆故事。

筆者：你們鬧什麼？

振興：不知道啊，我們那時候鬧的很誇張，我們那時候因為第一屆嘛！

我們資訊的，想說要去那個台北啊觀摩，什麼資訊館資訊展，然後原本已經答應了，老師說要帶我們去，結果到校長那裡，校長說不要讓我們去這樣，我們很生氣ㄟ，我們每個人拿一個筷子喔，不管你是讀書喔，每個人拿一個筷子，然後紙張，白色的，抗議校長，白色紙張，筷子這樣掛一個紙張，抗議，我們到校長前面，沒有上課，那時候很多人出來看我們在幹嘛，他們都一直笑一直笑ㄟ「抗議，抗議」，那時候去校長是抗議就被別班老師說「你們在那邊幹什麼，出去出去，」然後就被趕到四樓，從四樓開始叫，「抗議，校長給我出來，抗議」這樣，校長就受不了了，全部來校長室，我們在校長室聊天。

筆者：校長跟你們講什麼？

振興：還是不要讓我們去！

筆者：那他說他不讓你們去的理由是什麼？

振興：他怕我們會鬧事，其實也不會，我們在班上也還好，就算滿乖的只是愛玩而已。

這樣長期的反抗關係的情況，其實是從幼兒時期就開始，父母親處理孩子與其他孩子的接觸，經由模仿和管教教導社會技巧所致。²⁴⁷泰雅族是一個強調個

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頁 5。

²⁴⁷ 轉引自徐慶娟（1986）〈兒童同儕地位之家庭因素研究〉私立文化大學兒童福利學系碩士

人主義的社群團體，表達並提出自己的意見給其他人，是被允許的。但以嬉鬧方式企圖改變學校決議，卻不是一般學生所會採取的手段，在碧候學生帶頭的狀況下，類似的挑戰權威的情況卻一再發生。

其實校長會不讓他們去，其實原自他們在課堂裡對教師的不尊重。而挑戰權威的狀況本身是存在日常的課堂中。

振興：一開始進去的時候前一個禮拜很乖，然後之後一個禮拜就開始

玩了，跟那個柯勝文啊，都是碧候的！

筆者：有什麼好玩的？

振興：不知道啊，就鬧啊！

筆者：鬧老師上課這樣，那你們都怎麼鬧？

振興：（笑）老師在上課不是嗎，他在寫黑板啊，很煩啊！高二了，

我覺得我在高二比較壞，轉回來高二的時候比較壞，很好笑了

ㄟ。老師在上課，我們都在後面睡覺ㄟ，或是聊天，就是要上

課就去前面，不要上課在後面，我們中間會把桌子排一排中間，

就隔一條線那樣，我們後面就排八個桌子，就像開會時那樣，有

的人在吃方塊酥，有的人在聊天那樣，我們排的很好笑，老師不

會管我們ㄟ！

筆者：很大聲嗎？

振興：很大聲啊！

筆者：老師不會叫你們小聲一點。

振興：老師就說你們不要上課，我就給你們曠課，老師才剛轉回去寫

黑板，馬上後面有一個鞋子打到你的面前，沒有射到老師射黑板！

這個嘗試性丟東西警告的示威舉動，讓筆者聯想第三章敘述紹恩在丟筆者的舉動。這群以碧候為首的高中生裡，在課堂上不但干擾老師上課秩序，還大膽的對老師示威，感覺上無法無天的學習態度，對他們而言，只是在鬧，是很好玩的

遊戲方式。

但多少的權威經得起這樣的撩動？每個體制中都有自己的運行規則，身處南澳也許因為來自同部落的學生人數多，可以照著他們的方式玩，但一到外面，這群孩子因需要學習外面的體制內容進入平地學校領域，而這也意味著，他們必須丟棄許多熟悉的過去，與過去自己遊戲方式、學習方式，甚至同儕相處模式告別。為此，他們多數在考上大學，品嚐過大學滋味後，發現格格不入無法適應而打包行李回家，回到他們熟悉的生活模式，給予他們安全感的部落生活中。

（三）學習環境差異造成學習動機不同於漢人社會

每每和這些孩子聊天，都會有很痛心的感覺。振興說，他在等南澳農場的工作，那是可以做一輩子的臨時雇員的工作，他可能不會到別的地方唸書了，因為家裡沒錢，部落長輩還跟振興說，反正畢業回來也是要工作，那麼乾脆就在這邊做就好了，有一輩子的工作比較要緊。雖然是一天八百的臨時雇員，可以這樣過下去就好，因此有沒有讀完書，並不重要，回到部落找臨時雇員的工作或打零工一樣可以過活。致使學生對於學歷，也抱持可有可無的無所謂態度。

筆者：第一屆很風光吶！

振興：很爛！

筆者：為什麼？

振興：什麼都沒有。

筆者：什麼叫什麼都沒有

振興：因為第一屆啊，然後什麼資格都是想說，啊，你畢業就好了。

筆者：你們那邊的人都想說有畢業就好了？不是有很多人回去唸嗎？

振興：哪裡？

筆者：就是去那個完全中學唸完高中職。

振興：對呀！

筆者：很多人回去念啊，你們班有幾個？

振興：我們班二十幾個，二十四二十五個吧！有十幾個都是轉學生，

轉學生是包括我自己。

與同屆振興共有十多個，一同轉回南澳完全中學的學生，最後輟學沒讀完的也是十多個。事實上，外出讀高中職的經驗，使得學生容易因為在人數比例相對較少的學校，受到許多衝擊，導致學生想回到曾有許多同伴就讀的原住民國中來。因為與原住民學生相處在一起，對他們而言是一件比較容易、不需防衛的事。²⁴⁸但轉回來後，不論是課業壓力，或是須遵守校方規定，這些基本準則仍舊存在，因此，最後仍就容易因為其他因素，而慣性中輟。南澳完全中學，的確提高了南澳鄉原住民的高中職學歷，但許多與就學相關的因素，一但被撩起，性格直接而強烈碧候學童，卻也容易選擇輟學。

2005年紹禹與士偉一起到高雄唸書，紹禹在士偉輟學離開大學後，便萌生休學念頭，於是紹禹的母親育寧姐，要筆者問問紹禹到底怎麼回事？有什麼理由非得休學不可。於是筆者開始從紹禹讀大學二年級上學期開始常與他連繫，細問學校究竟發生什麼事，他告訴我現在學的東西很無聊，都是理論，因此沒有興趣，加上士偉休學了他非常沒興趣。但當時我們達到一個協議，他會好好讀完二年級，然後才轉學考到他想念的音樂系。結果，一年級拿到前三名獎學金的他，在二年級下學期開學的時候，為了分擔家計，便找了咖啡店的工作，他說可以一面先實習，反正讀觀光以後也要做。當時，筆者以為紹禹的休學危機已解除，當四月時，他還是休學了，並且不再接筆者的電話。

對大學懵懵懂懂的原住民部落，孩子們的科系選擇，通常是上網路看看，因此當有一個人讀的不錯，便會口耳相傳的選擇同樣科系。與他人不同的是，當興趣消失，碧候孩子立即性的選擇中輟，是與其他部落最大的不同處。這當然是因為環境對學歷的不重視，對實用主義較為看重的緣故；同時也導因於部落大部分的人，對於是否完成學業，並沒有太大意見，因此中輟成為碧候的代間循環。

碧候的學生在問題解決模式上，一直延習著國小時代的習性，在做轉學或中

²⁴⁸ 官秀珠（2005）頁 72。

輟與否的決定時，只思索一下便能輕易下決定，因此解決了一個問題後，接踵而來的其實是另一個更大的問題。

筆者：學校的同學喔，就不會覺得一定要學到，反正有教就算？

大衛：對呀，因為他們都抄筆記啊，老師教的，然後我們還不會就先

抄筆記再說啊！

筆者：那抄了再說就不一定要會。

大衛：對。

大衛轉回南澳完全中學的第一年，成績尚可，但後來每況愈下，大學聯考時，連一間學校都沒有考上，當筆者問他後不後悔時，他說早知道就在明志技術學院無論如何好好唸完。

育文第一年考上佛光大學時，部落的人揚言那是和尚唸的學校，進去都要念經，因此篤信基督教的育文便決定重考。其實問題解決模式，都因為只在部落裡道聽塗說因此捨去了許多的機會，這也足以證明碧候人際關係的封閉特性。

（四）資源差異

1. 經濟與距離

南澳完全中學，在 2003 年設立，在此之前，南澳鄉最高學府是南澳國中，距離最近的羅東高中、職，坐自強號要半小時時間。因此要唸書，要補習，都和有沒有足夠的車費息息相關。

對於碧候居民而言，擁有穩定生活收入的方法，就是在公立機構上班，通常是經由相互介紹進去，這當然也和誰當鄉長有關。這種工作多屬臨時雇員的工作性質，分散在圖書館、鄉公所、以及代表會等機構，沒有年終，沒有退休金，一個月一萬六千元。碧候只有一位是鄉公所正式公務人員。所以對他們而言，認真上班與不認真上班的結果都一樣。四十多歲的人，限於學歷不到高中，無法考原住民行政特考，爲了正在念書的孩子，也只有選擇較穩定的收入方式。

兩三戶開大卡車的家庭是部落中，經濟情況比較好的家庭，振興或小凡的爸

爸就是開卡車的，由於開車時，工作繁重，時常需要搬運東西，並且工作時間不固定，常陷入無工作狀態，此時經濟立即看緊。廖振興在父親不再開卡車後，也決定找一份穩定工作，不再繼續升學；施小凡的父親希望十八歲的長子，可以承擔起家庭經濟重擔，因為卡車司機工作過於勞累，因此自己提早退休。部落還有許多因為家庭因素而休學的學生。

五十八到六十五年次間的許家兄弟姐妹，許聰義、許美花、許聰光、許聰山在外讀書期間，便因父親車禍而全家孩子都休學一年。呂福生在年輕的時候，也曾考上元培醫專，因是家中長子，下有八個兄弟姐妹，而改念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以上都是因經濟資源不足為主，而輟學的學生。

身在台北的高中生，可以選擇去儒林或陳立補習班補數學，再選擇去吳岳老師那補國文，英文補習班要去張維補，不然也有整條南陽街的補習班可選，碧候的孩子卻連上學，都得要千里迢迢的勞神費力。當時讀宜蘭商專的大雄在訪談中，告訴筆者這樣的故事：

筆者：你為什麼轉回來？

大雄：在學校我是資訊嘛，想說，資訊，我對電腦也還好，打字也還好。

筆者：還好是什麼意思？

大雄：我可能之前不太喜歡電腦吧，然後就想說乾脆還是讀書吧，一方面就家境嘛，一方面就是太累了吧，因為每天五點多就要起來，要出門那樣子，然後來回，然後精神就沒有力量了，所以是精神方面。

部落中補習的學生甚少，離碧候最近的補習班，在火車車程半小時外的羅東，需要花費許多的費用。對一個月收入不到兩萬元的碧候家庭，補習費龐大是過於沉重的負擔，當然往返羅東的通勤費用也不容小覷。陳玉明也發掘原住民學生的自我概念、教育及職業抱負與父母管教態度有關聯。²⁴⁹當家庭支持孩子就

²⁴⁹ 陳玉明（1990）〈山地族群國中生之自我觀念、教育及職業抱負與父母管教態度之關係〉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頁 106。

讀，孩子自然可以免除許多壓力，盡力往課業尋求發展，當家庭對孩子期待程度較低，或家庭因外圍因素左右(例如：經濟)，孩子的後盾自然對自我期待會較低。這其實和Bourdieu認為任何層級的教育系統，都會產生「自然淘汰」，淘汰教育不利者，即便是少數人因加倍努力而成功，而文化不利的家庭在作決定時，難以將最初的成功資本化，而浪費微薄的文化資本。²⁵⁰ 孩子再上進，都會因為顧及家庭中其他的狀況而放棄一心想追求的方向。

碧候的生活步調很慢，經濟生活只求溫飽，不多求其他的生活品質。南澳鄉有賺錢能力的家長，會在羅東買房子。其他經濟能力較弱的人則選擇讓孩子留在本地學習，因為本地學習場域只有學校，若需要課外輔導則須搭乘三十分鐘以上的火車到羅東，也沒有許多補習班可選擇。

偉忠讀國中時曾經到羅東就讀半年，每天五點半的早起生涯，是偉忠記憶中最沉重的負荷，尤其是冬天要從暖暖的棉被中爬出來，更是一大煎熬。

筆者：那你那時候去羅東的時候住哪裡？

偉忠：通車。

筆者：每天通車回來？

偉忠：對呀！

筆者：不會累嗎？

偉忠：累啊，很累早上起來，那個早上要去搭車。

筆者：幾點要起來？

偉忠：五點半就要起來了，尤其冬天最痛苦，那時候剛讀外面的時候，

每次早上五點半就要起來，想說哇！怎麼辦！很想讀這邊。那時候

都蠻早的，那時候很早起來很累ㄟ！

筆者：晚上都幾點睡？

偉忠：十點、十一點吧！

²⁵⁰ Bourdieu Pierre & Champagne Pierre (1999) Outcasts on the inside,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 Social suffering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Cambridge : Polity Press. Pp.249.

筆者：很累嗎？

偉忠：蠻累的！

文浩在每天南澳國中下課後，風塵僕僕走向火車站，他生活學習模式是依循就讀蘭陽女中的姐姐所塑造。王媽媽認為讓孩子讀到大學，是很重要的，所以讓孩子每天去補習，連學體育的妹妹也是到羅東找體能訓練的教練。曾經在大姐念蘭女的時候，在羅東租房子，文浩、姐姐佳佳以及當時念宜商的方柔三個人一起住，可是每月近一萬的租屋費，伙食費讓也是打獵維生，很努力工作的王爸爸大感吃不消，於是半年後，搬回碧候，過著通勤的補習生涯。其實文浩家並不富裕，媽媽在鄉公所當臨時雇員，月入僅有一萬五，但靠著王媽媽微薄的收入，以及王爸爸的上山勤奮工作，才讓家裡的四個孩子，能在學業上有所成就。西部泰雅部落因獵物日趨減少狩獵常無以為繼，今日顯少以打獵為生，碧候部落的大多數人家卻是倚靠打獵維生這是非常特殊的地方。

2.師資資源性

假日在土偉的阿姨家，一起看電視的時候，我誇土偉母語講的很好，非常流利。他便提及從一年級開始，參加母語比賽的經過，他說，第一次的時候，什麼都沒有準備。後來第二年，有準備去考語言認證。第三年，母語比賽第二名，第一次抽我與祖父母，是四號，第二次抽到分擔與分心，剛好是有寫過給老師修改的文章，因此才得了全國第二名。但認證卻遲遲沒去考。

說到考語言認證，他認為難度在，他不太會羅馬拼音，而且教母語老師屬金洋部落，說的是新竹Squli語系語言，碧候屬於Cyoli語系，被核定的又是不同於一般Cyoli語系的「宜蘭澤敖利」。²⁵¹ 因此教師甚少，會說母語的老師不一定會拼，而教師終點費又少，每個禮拜的，教學時數也不多，致使母語老師都是將就上上，無法滿足所有學生需求。

²⁵¹ 台灣原住民族族語及方言名稱，中華民國 95 年 12 月 15 日原民教字第 09500391143 號；台高（一）字第 0950179897D 號公告核定。因為與西部台中苗栗的 cyoli 語群，分離甚久，又受到日本與影響，因此特別核定為宜蘭澤敖利泰雅語。

位處邊垂地帶，喜歡體育的學生，更是有苦說不出。因為體育老師無法幫他們進行專業訓練，尤其是許多孩子都選擇跑步，作為他們的專長，樂在其中。

卻因為沒有老師而無法在縣賽中脫引而出。王佳華正因為這樣，每天通車來回，到羅東找其他學校的體育老師幫忙訓練，全年風雨無阻，這樣的精神令人感佩。事實上，南澳完全中學體育老師專長並非跑步，因此大部分練跑步的孩子都是土法煉鋼，每天早晚間自己加強練習或者不斷加沙包，訓練腳力。

打敗百人，以體育績優考上蘭陽技術學院體育系的黃沛宣，談到自己練體育的過程，以及當初放棄後，又重拾的過程。

筆者：你從什麼時候開始練體育？

沛宣：國小應該有上的吧，國小就是亂跑亂跑這樣子，應該是國一，

國一我是參加學校的那個路跑隊。

筆者：然後呢？

沛宣：國二就沒有練，國三又加入田徑隊，加入還有籃球。

筆者：國三還有籃球，國二為什麼沒有練？

沛宣：偷懶啊！

原本沛宣太累，已經不想練體育，同屬碧候人的紹哲身為學校隊長，又給他練習的機會。筆者從這段訪談中，所好奇的是為什麼練體育，這一件辛苦的事，卻能引起許多孩子的學習動機。

沛宣給筆者的答案是，在別的地方上好像不用那麼認真，因為差異不是很容易就可以看出。體育上卻十分容易看出差別，只要一天不練，就會有被超越的感覺。一但保持領先，便不願將領先地位，拱手讓與他人，這是碧候孩子，位處領先位置時的學習態度。

在這段訪談中，還有隱而未見的問題，因為南澳中學的教師配置因素，全校只有兩個體育老師，而專長既不是南澳鄉孩子們，每天接觸的籃球，亦不是田徑，因為缺少指導練田徑的體育老師，孩子們只好自己土法煉鋼，以口傳的教導方式，自己賣力的準備體育藝能考試，這樣往往事倍功半，多花費許多時間和體力，

這卻是南澳鄉長期難解的問題。

3.學生人數少等於機會少

沛宣參與高中籃球賽因先發人數不足，無法進入前三強。這都是，因為本身南澳鄉的學生人數少，所以有時候沒有足夠人力，上場替換，因此想打入決賽，還要看當時，上下期的學長打籃球能力強不強，否則這樣的小學校，遞補人數不足，便很難打進前幾名。打不進前三名，就無法推甄到大學，因此拿獎狀推甄到大學，背後的涵義還包括可替換的球員人數多，體力不會被耗盡、是否有專精的教練帶隊等的優勢。

筆者：那後來籃球出去打的怎麼樣？

沛宣：高一還可以啦，高一我跟紹哲那一屆，就我跟紹哲，紹哲高三我高一，我們打全國第七，然後高二的話，我們就，我們在宜蘭，宜蘭第二名，就是不能去打複賽，不能打全國複賽。

...

沛宣：高三我們就宜蘭第一嘛，然後我們打複賽，結果第一場第二場輸，第三、四場，就是因為，怎麼講，我們這個是傳統，就是我們比賽的時候就是五個先發，就是很強就對了，你要再換人就是，就是先發跟替代球員的實力差一半，所以我們先發就是從第一天打到第五天，都很累，然後我們這組就輸，因為太累，因為對方的缺...就是比我們高一大截，我們五個先發平均身高是，五個啊除以五，一百七十二，然後對方是他們五個先發一百八十七，一百八十二，他們中鋒一百九十六，我們中鋒才一百八十一，最後我們還是贏。

...

沛宣：比三場輸兩場，就是你不能去..你只能去一場，你去第一場，你就不好打了，就只有贏三場而已。我們去那個兩場都，老師說

沒關係，就是打的很順，因為打的地方，我們真的是沒有緣，如果有遠區的實力在的話，可以打的更好，可是都沒有，因為他們對方，像他們很高啊，我們是還好而已。…他們的八期，他們去年打甲組，他們沒有打甲組就打乙組的，他們就來打乙組的，他們對我們的時候，不是很高啊，都是平..，後衛比我們高，還有一個…他有一百七十、一百八，本來可以贏，第三節的時候贏六分，我們都沒有換人，可是他們一直在換人，所以實力上是我們贏了他們，就是輸在體力，和籃球都沒關係。

大約每五個碧候的孩子，約有三個會練體育，鐵餅、田徑、足球、籃球等項目。這裡的家長大都以孩子興趣為主，不會因為課業跟不上，而制止孩子練習，反倒是希望藉由體育項目，增加孩子考上大專院校的機會。

起因於從小的活動，都以遊戲為主，孩子們對體能的把握，勝過學校功課。其實孩子每天從下午五點放學開始開始打球，當國一孩子身高夠高時，便可以正式進入打球行列，每天打籃球的結果，造成打的好的人，不在少數。碧候部落或者是南澳部落，在每年長老教會泰青杯（泰雅族青少年）都是包辦獎項，真耶穌教會的西山區（西部山區原住民教會，多屬泰雅教會），也幾乎奪冠。

因此筆者絕對相信他們在籃球場上的實力絕對不弱，經由體育管道，進入大學的黃沛宣卻是碧候三年才出現一次(上一次是紹哲)的大學生。可以替換的球員少，卻也成為升學不力因素，因為籃球、田徑拿不到全國名次，所以不能以技藝成績推甄。也可能因為沒有教練訓練，孩子放牛吃草，自己練自己的體育項目，能自我鞭策的就有機會考上，其他的就只好自求多福。

4.外界資訊對口的缺乏

大衛：想唸普通的。

筆者：為什麼？

大衛：想升大學吧？

筆者：想考大學？

大衛：對呀！

筆者：為什麼？

大衛：因為那邊都是職業學校！

筆者：可是不是很多四技二專也改成大學？

大衛：對呀！

筆者：那你不想要唸什麼科技大學之類的東西？

大衛：看啊，就不想唸這樣，就想唸大學！

筆者：那你覺得科技大學跟大學的差別在哪裡？

大衛：科技大學就是有分很多種這樣，大學就是這樣子，大學其實我不太清楚。

部落資訊來源，多以口語相傳的方式，因此學生的就讀的科系，未來工作如何？學校好不好，也就以口頭方式在部落裡流傳。這個方式和到底該摘種什麼水果一樣，都是從西部泰雅族傳過來，這裡的消息速度自然比西部慢一些。大衛與偉忠從明志轉學回南澳時，是爲了將來要當一般大學生的夢想，他們覺得一般大學生比科技大學大學生還高級，三年後，偉忠因爲體育專長推甄考上花師體育系，大衛則是考上大漢技術學院。

80年代復興鄉上巴陵水蜜桃鼎盛時期，很多考上大專的學生都被叫回家務農，原因是反正專科畢業出來，工作也一樣是種水蜜桃，與其花時間在無用的課本上，不如把時間直接花在摘種水果上。碧候這裡對於教育的想法承襲西部泰雅族部落上巴陵的反智論，而西部泰雅族的反智論在大陸水蜜桃大量傾銷的90年代告終，碧候卻因爲持守信仰延續至今。

筆者：就是這邊那麼多年輕人要出去唸書有什麼看法？

沛宣：出去唸書是必然的，就這樣繼續唸書，可是我覺得出去唸書第一個找教會，要找教會，然後告訴他們你有什麼事，然後有時間再回來村子…

筆者：那就是說你對於他們要出去唸書啊會很害怕嗎？會很擔心嗎？

沛宣：擔心是會，可是只是太亂了這個世界，就是世界太亂了會擔心！…

沛宣：就是傳道啊，他就講說他冬天啊，很冷啦他們那邊，經常在那邊講，他就講說他會去喝酒，不能酗酒，只能喝剛剛好就好，就是一點點，就是像微醺那樣，就是像微醺那種，可是像我們這邊的觀念就是比較古板，就李家豪他們的家長是去學校說你會保守自己的信仰，最好是不要碰什麼酒啊所以父母的觀念是這樣子，大概就是這樣。

筆者：那他們會離開教會，是因為他們做了抽煙喝酒那些事情，然後就離開了？就是不去唸那個學校嗎？

沛宣：就是不敢來教會。

教會是部落中人際網絡的重要儀式場合，部落沒有其他公共言論的場合，離開教會的一部份意義其實意指著，離開部落輿論場域，同時也失去決策或對部落公共議題提出意見的機會。因此反智論所反對的，並不完全是學校學習體制，他其實是在一種對外出就學後，害怕外出學生想法改變，無法與部落思考方式再度融合的恐懼。

2003年，育文第一次聯考時考上佛光大學，部落的人告訴他，那是給和尚讀的學校，進去每天要唸經，傳達諸如此類的訊息，育文信基督教，後來決定重考。筆者原本以為他是因為考上未來學系才沒去念，後來筆者求問於他，他說部落的其他人說，那所大學是「O-MI-DoDo」²⁵²唸的，早上都要唸經，經筆者解釋他才知道原來那也是一般大學。育文讀宜蘭中學，怎麼會連這樣一般的常識都不知道，也沒詢問過其他老師，就做了重考的決定令筆者非常訝異。他決定重考那年，父母還沒有錢給他去補習班補習。這些與就學權益相關的問題，對於碧候學生而言，是過於遙遠的幻想，或者是說，他們並不擅於處理或想像這樣一連串

²⁵² 意指阿密陀佛，但部落唸法是 O-MI-DouDou，而非一般唸法。O-MI-Tou-Fo。

的事務。

學生們對外界環境的想像，和家長選擇種植什麼水果一樣，都是口語相傳得來的資訊，經常沒有經過資料來源的辨別，大多是部落裡口逕一致時，便會形成定局。碧候學生常常在錯誤中學習，很多東西也許有在重來一次的機會，例如查文的重考，畢竟他第二年勉強考上了夜間部大學。但諸如由明治轉回南澳中學的大衛，以及在第二章提到的被砍掉的梅子樹，運氣相對之下便沒有那麼好了。土偉放棄讀大學，到軍中受訓後，才發現相對之下，學校的教學內容比較吸引他，但卻以為時已晚。碧候學生大多是做了第二個決定後，又在新決定中遇到了挫折，經過他人提醒，才會記起為什麼做決定前，缺乏深思熟慮，但火爆的性格往往聽不下旁人建議，而急於做決定。

碧候學生對於科系選擇、未來出路等思慮的資訊，似乎仍停留在資訊不足的階段，他們所擁有的窗口，學校老師、山輔老師的資訊對口，在他們做決定時，都不會列在諮詢範圍內，大多是部落口耳相傳以及同儕相互討論，很快的時間內便做了決定，這是碧候學生進行抉擇時的方式。

（五）泰雅族學生學習偏好與教學方式的落差

1. 實例學習：

李亦園指出原住民族人的工作態度是喜愛不受約束，表現在學習上也有同樣的情形。²⁵³ 郭玉婷關於泰雅族青少年學習模式的論中，觀察到泰雅族學生喜歡實例的學習偏好，而在於具體的學習實例型學習中，又喜歡經驗化、生活化、趣味性強的例子，當教師以這樣的方式進行理化學科教學時，學生大多會專心聆聽，並與老師、同學一同討論。²⁵⁴

曾就讀復興美工的中輟生惠惠幫筆者畫過一個作業，當時，惠惠說要有圖案才會畫，不會憑空想象便描繪出圖畫。即便是小時候是爬樹高手，與樹林為伍。善於觀察後描繪，卻無法憑空想象。她在復興美工上課時，最為困擾的問題，需

²⁵³ 李亦園（1979）頁 6-7。

²⁵⁴ 郭玉婷（2001）頁 173。

要有圖片或有東西可以模仿，才能畫出細膩的圖畫，無法空想海浪的捲起的樣子，樹木的皺痕，石頭的陰影。但大多數作業都是憑空創造，為此造就了惠惠的中輟。

觀察泰雅學生數學學習模式的林明芳也認為，學生在課堂學習時，是以傾聽為主聽受老師授課，因此當教師在黑板上圖解或融合其他較為活潑的教學方式時，學生才會改為積極的學習方式。²⁵⁵ 雖然泰雅族青少年受到傳統文化影響，偏好在「幽默、輕鬆、無競爭，無壓力」的環境下學習，但課程的活動設計上對教師而言卻是極大挑戰。筆者觀察到的課堂教學，一旦開啓討論風氣，討論內容將從課本演變為嬉鬧，經常會一發不可收拾，運作上常常脫離學科課堂內容。教師每在學年趕課壓力下，往往快馬加鞭的教過課本。如何妥善以活動的方式，又可以如鷹架般，協助基礎不穩固的孩子，從以前的部落生活學習中，聯繫到教師所教導的新內容，除非教師對於自己專業科目，且了解孩子們的生長背景，否則很難達到老師所希望的授課成效以及學生真正的融會貫通。國小課堂教學大多時候在管理秩序中度過，而國中課程則是一片鴉雀無聲，因為學生無心學習，因此更無法了解黑板上的一連串「外星文字」。

2 偏好同儕共同學習

另一方面同儕教學更是泰雅學生在學習上的偏好。²⁵⁶ 關於活潑的數學課的學習模式，林明芳認為教師教學時，學生在上課是較為沉默的，較少主動提問或回答問題，但對於同儕間的自發性交談則是比較踴躍。當大雄外出就學時，對學科無法理解時，他並不會當場舉手發問，採取的方式反而是私底下請教同學。

筆者：所以你數學科是完全聽不懂？

大雄：聽不懂，我都是靠同學幫我教我。

因為教師有趕課壓力，因此幾乎每堂課都必須在既定的計畫中，完成某些教學進度，當碧候學生自發性組成學習團體，自己練習的情況下，則表現的異常

²⁵⁵ 林明芳（2000）頁 108。

²⁵⁶ 林明芳（2000）頁 122。

積極。筆者也認為，譬如由學生自主練習田徑或是教會詩班時，自發性相當高，當老師管理時，並不如學生自己相互約束效果佳。學習課堂知識的自發團體，五年多來，是筆者在碧候不曾見過，例如：接近大學指定考試的孩子相約到圖書館讀書的狀況，但約好一起練田徑倒是常有的，甚至一起上山採山蘇、打獵卻常見學生自發性的學習組合，這樣的效果遠比課堂的講授方式，讓部落的孩子易於接受學習這件事。但採山蘇或打獵甚至唱詩比起課堂教學，算是實際面向的生活學習，連唱詩都是因為要與其他較會交流，利基於需要上的學習，這幾個方面也是較容易需要以群聚力量處理事情，也是偏向動態方式，因此在這幾個方面，部落的年輕人顯得較為拿手。

（六）部落與外界同儕間互動差異

由本文第三章可發覺同儕學習，是碧候部落由幼年時期開始的學習特色，但外出就學的人際關係，便無法如部落中的單純，當筆者問起兩個明志的中輟生為什麼轉回南澳時，振興這樣的回答了筆者。

筆者：後來老師叫你回來的喔？

振興：沒有，是我自己回來的！

筆者：為什麼要回來？

振興：跟我同學，我們兩個很好，我們在實習的時候啊，第二次實習，

我這次是第一次實習跌倒的嘛，第二次實習到高雄，更輕鬆，打電腦而已，我們全班都在打電腦，然後不知道為什麼，那時候要去半年，我們才做到四個月多，四個月多，我同學就說他不想做了，我就問他為什麼這樣啊，因為在那邊做得很快樂啊，後面我才知道原因，原來他被打。

筆者：被打？

振興：被班上自己的人打。

筆者：為什麼他被打？

振興：不知道！

筆者：是因為他個性不好。

面對出外讀書的環境，碧候的強烈個性，時常會成為爭端的來源。也許是因為直爽的話語或不加修飾的性格，常惹毛其他同學，因此人際互動上，不如從小至大的碧候同儕圈容易，而易引起與外地同班同學的互動挫折。

部落中，同儕互動模式其實是十分有趣的，因為同年齡的同儕很多，因此當部落學生發現與自己的好朋友，因為某些點而有所爭執時，卻可以在部落人際圈中，找到其他志同道合的朋友。故此對碧候孩子而言，如果與好朋友爭執，不必然需要改變自己，只要找到新的好朋友即可，因此得以保存強烈的自我性格。但這樣的關係裡，有時卻被迫將自己的個性或想法，隱藏在群體輿論中。

例如：碧候部落年輕人一起帶山輔的 2006 年暑假，每天要不要改成聯合早禱，或是小組查經很多時候再私下談論激烈的聲音，每每一開始正式討論，大家都不發言，舉手也都跟著其他舉，所以決策事件時往往只有贊成與沒意見兩種答案，贊成往往在當時開會的十位山輔老師中，會占七、八位，只有一、兩位表示沒意見，這卻不是他們私下原本想要的決策方向，在進行團體決策時，卻常常隱藏個人意見跟著團體中某個聲音走。

紹禹一群人來台北的時候，我第一次發現他是有聲音的人。中午在台北木柵教會喝咖啡時，他想去中和，因為「想看看山輔老師依云。」筆者說：「那我打電話叫她過來就好了。」他又說「有親戚在中和。」言下之意硬要大夥陪他一起去，意志十分堅決，後來我決定鼓動他身邊的人不要去，於是，士凱和育文都說太遠了，他們不想去。當育文說他不要去了，然後紹禹便以挑釁的口吻說：「沒關係你就是不合群嘛！」（用略帶威脅上揚的口氣）這是筆者第一次發現他是會提出意見的人！筆者問紹禹，以前覺得你是很安靜的人，你是怎麼改變的？結果是，大家還是一起去了，縱使是自己不想做的事，因為同儕力量，仍被迫改變自己的方向。雖是如此，在原有的生長模式的不適應感，卻比外在同儕給的相處還要輕省許多，也因為原有生活模式的彼此熟悉，總是很容易的前嫌盡

釋，對外的人際關係的複雜往往更加困難，這也間接造就了，外出時，碧候人仍喜愛群聚在一起的個性。正是因為這樣，碧候常使鄰近部落感到莫名的團結壓力。一但出外讀書，只剩一、兩個人時，卻十分害羞，不易加入另外的團體，反而容易中輟回到部落。

(七) 對學習的好惡

1. 不是我要的學習，絕對不接受

2004 年春節，曾邀請政大外交系網球國手，也是同為泰雅族的 limuing 來到碧候，當時碧候的學生，對她十分不友善，甚至當面對她噓聲，因為認為她是都市長大的泰雅，不懂部落的他們對於學習上的問題，場面十分尷尬。

筆者：上次那一個打網球的國手來的時候你有在嗎，那個紹恩家。

沛宣：有啊，很像男孩子。

筆者：你覺得她很像男孩子喔，還有嗎？還有嗎？還有其它的感覺嗎？

沛宣：就是身體很巧又厉害。

筆者：然後還有其它的感覺嗎？就是她的原住民身份還是什麼樣？

子的東西，會讓你覺得比較有感覺，或是她學習啊，成長的一些經驗？

沛宣：她的經歷。

筆者：什麼樣的經歷？

沛宣：她比較吃苦，比較耐吃苦，就比較會贏！

筆者：可是你那天為什麼都沒問問題，好像不想聽她講話的感覺。

沛宣：(笑) 有事先走，不是沒到。

沛宣的笑讓筆者意識到，他還記得那天尷尬的場面，在整整一小時的成長經驗交流中，沛宣只提出「吃苦就比較會贏」的重點，完全避過筆者所想問為什麼對來上課講員，一致噓聲「妳不是部落裡長大，所以不了解我們的問題」

如此沒禮貌的回答。

筆者在與碧候人對談時，時常有一轉眼的失信，那樣子尷尬的感覺，後來筆者慢慢體會到那是文化的差距，思考對一件事處理方法，態度上的差異。這也是其他老師對碧候學生的看法，碧候學生總是對外來的第一個反應是抗拒。

育文不留在宜蘭而到台北重考，是因為覺得台北師資不錯。但到了台北後，發覺這和以往只是去台北玩的感覺不一樣。競爭壓力太恐怖嚇人，去學校讀書的壓力，被排擠很少跟同學接觸，不願意跟我說有什麼功課，感覺被排擠，覺得因為負面作用，不認真心態，是原住民又不積極；後來育文想，我自己試試看用功起來感覺是怎樣。育文談到他的想法：

自己既然有加分權利，為什麼不積極不認真。不夠認識環境，怎麼講…我沒有那份勇敢心去面對現實環境，感覺有點逃避他。因為現實環境裡，同學心機重，連老師交代什麼都不跟我說，也有幾個同學對我很好。

碧候孩子不喜歡被教，喜歡自己學習，自己探索，等到時機成熟便會開始讀書，這與第三章父母對孩子排泄甚至是教養的方式一致，時間點到，便會水到渠成。帶領他們青年團契兩年的勇偉大哥提到，碧候在整個環境中養成孩子的個性時，連說三次很被動「很多事情很被動。」但如果是學生想要的事，就不一樣了。可以克服一切的往目標前進，因此如何點燃目標的火炬，對碧候學生的學習，具有關鍵性影響要素。

2. 自發性學習動機，才能提高學習成效

筆者：那個跆拳道啊，台灣的？

沛宣：陳詩欣喔？

筆者：陳詩欣是碧候的人，媽媽是碧候的人？

沛宣：不知道ㄟ，光正家前面的那個商店？

筆者：光正家？

沛宣：就是有一個商店，不是有一個商店，右邊那個商店。

…

沛宣：就是那個商店。

筆者：那個商店就是他外婆家喔，光正是住在桂珍下面。

沛宣：對對對。

筆者：桂珍下面那個是光正，那個商店是他家。

沛宣：那一個？

筆者：我說那邊那一個商店是他家喔，他外婆家？那小時候有聽過他的事嗎？

沛宣：沒有。

筆者：只有他後來那個拿到奧運金牌之後？

沛宣：恩。

筆者：那你那時候心裡有什麼樣的感覺？

沛宣：辛苦是有代價的，不用講他們都自己練…

筆者：為什麼就是做教會的事情很辛苦，然後大家就會推，可是練體能與田徑這種事情也是很辛苦，可是大家就會繼續，對你自己而言？

沛宣：因為有時候看別人，就是如果我一天不練，然後別人在練，所以他搞不好有一天會超越你這樣子啊，當然會想說 還是一直練下去好了，就是不能讓他超越你，或是把他打敗，比你強的那個人，就是一定要超越他！

筆者：那在其他的事情上有給你這樣的想法過嗎？

沛宣：沒有。

筆者：完全沒有？這樣子，沒有在教會裡面或是學校的生活、課業上，還是什麼其他的事情上面有這樣的感覺，想要打敗或超越的感覺！

沛宣：打敗？超越？沒有！

筆者：那是因為就是田徑這種，一看就會差別很多的關係，那其他事情？

沛宣：好像不用。

沛宣選擇的努力方向是從小到大，存在於遊戲當中的運動項目。環境的關係，南澳的每個部落，都有很大的籃球場運動中心，幾乎週末晚上都打球打到凌晨一兩點。因此，可以激勵沛宣的，其實是自小已存在遊戲模式中的田徑。這是沛宣比較有把握的項目，相對於學科而言，他知道，只要在此付出，一定會帶來相當成度的收穫。

興趣，往往是碧候學生抉擇是否繼續學習時，重要的指標，當學習動機消失，他們時常毫不猶豫的選擇輟學。紹禹最後爲了要選擇他原本希望唸的科系「音樂系」，因此從實踐大學輟學。佳佳也是這樣，在她覺得所學科目已經無法引起她的興趣，只是在混文憑時，她便毅然決然決定休學。

湘芸就讀蘭女時期曾休學，她說在某段時間裡，她常有一種感受，就是不知道自己爲什麼要在蘭女，更不知道自己爲什麼要讀這些東西，因此選擇休學一年；到底了爲什麼在學校裡面付出這麼大的心血，對大部份的孩子而言，只是默默承受教育體制要他們學習的事務，對性格強烈需要立即性滿足需求的碧候孩子來說，默默的承受並非她們一貫的方式，絕對的選擇她們所要的方向，才是碧候孩子的衣冠方式。當失去學習的目標或興趣時，立即性滿足情緒的方法只有一個：輟學。

育文一年級的時候，也因為對歷史系沒有興趣，於是考慮休學，二年級開始，他想要嘗試「努力讀書」，才開始對歷史產生興趣，教授也給予他肯定時，他便能夠克服許多困難，決議讀完大學的歷史系，同時考慮是否要繼續到研究所深造。碧候孩子處理自己的學業問題，甚至父母面對孩子的學業困難時，採取的方式其實就是自小教育孩子的方法，時間到了，孩子就會自己努力讀書了，如何協助孩子找到自己興趣，並引發他們的學習動機，才能有助於引導學習到正向的路

途上。

(八) 部落與外界的差距

1. 孩子的自信與外界要求的差距

紹禹總是很堅持著「想要去做什麼」的態度，他認為自己考音樂術科考得很好，一定可以上音樂系所。於是晚間，筆者幫紹禹打了電話問正在就讀音樂系的孝瑜、玉潔、芝琳。

筆者問孝瑜說，紹禹考 27 級分、主副修分別考 76、72 分這樣算是如何？因為筆者還記得，紹禹考完音樂術科考試一出來，一直說自己考的很好，而且還說他在唱的時候，主考人員有兩個在交耳說話，並點頭，因此他認為自己唱的很不錯。筆者問就讀音樂系的芝琳後，她告訴我，這樣的術科，其實算是考的不太好，而隔天晚上去聚會時，我又跟紹禹談了一次。因為他填科系時，堅持要國北師、花師、文化及輔大。後來，我跟他說了術科考的不算好的事，要不要填其他學校。他跟我說：對，他後來回去看，他發現這樣算考的不好，因為術科平均八十幾分以上的人真的很多。後來，我建議他，把國北師拿掉，再拿掉文化音樂系（因為生活住宿費貴），填一些有原住民保障名額的系。他仍舊要填花師（離碧候近）、文化（在台北）的音樂系。後來，果然都沒考上。

育寧姐（紹禹的母親），一直覺得紹禹很懂事，除了現在會偶爾回嘴，但算是很主動的孩子。回家在房間裡看書及練鋼琴。之前要紹禹學樂理，紹禹說不用。育寧姐說，你都說不用不用，對自己太有自信。這樣的自信並不是來自自己，其實育寧姐對自己的孩子一樣帶著無比自信。這點容筆者下段落再描述。

後來是紹禹自己選擇要念觀光系，他第一次去面試的時候，學長姐載他去學校，教會，而且後來陸陸續續有許多學長姐打電話給他，因為有許多的同伴呼喚他，因此想要去高雄唸實踐。紹禹父親說，紹禹比紹哲獨立，應該可以到那麼遠的地方。因為紹禹有進到考東華原住民文化學系第二階段面試。所以育寧姐，逢人就說，本來有考上東華，後來他一定要唸實踐觀光，因此放棄了東華。實際上，紹禹並沒有考上東華，不過育寧姐認為那是因為他無心準備東華所導致，她

認為紹禹一心只想念實踐，因此才會考不好，否則憑他第二名畢業的實力一定考的上。

育寧姐都一直認為，高雄太遠了，還有公立的問題，不希望紹禹去那唸書。她也問筆者，和教育學程相關性的問題，問紹禹是不是可以教國文。筆者說大約要一年半的時間才能修完所有教育學分，而且考教師甄試時，具備的能力要比國文本科系的好才行，而育寧姐說，紹禹的國文很好，應該沒問題。

不論是在甄試時科系時，或是談論修教育學程的問題時，育寧姐一直帶著自負的信心看待自己的兒子。正如育寧姐一直積極的幫筆者介紹碧候部落的對象，對方是部落中的狩獵高手，以狩獵維生，國中畢業。在西部的泰雅族眼中，當聽到筆者讀到研究所時，都會打退堂鼓。但每次育寧姐談起這個話題，口語都是很強烈的問：「好不好，某某阿，他在等你！」筆者認為對部落的自信，絲毫不受外界對於學歷的左右，是碧候延續南湖大山以來群居的自信所導致。但這樣的自信，往往在學生出外就學時，常被現實世界打醒。

因此當學生面對外在環境的種種困難，家庭甚至部落其他人，實際上十分難以明瞭那樣的問題。當學生自己評估問題的難度時，往往將問題簡單化，成為她們日常生活中認知的難度而已，實際上，問題時常比他們預測的更複雜，更難以處理，最後，碧候學生的處理方式往往是什麼都不管，一走了之，這也就是為什麼那麼多學生選擇中輟的緣由。而再回到部落生活後，碧候強烈的族群自信，又會油然而生。

2.一晃眼的失信

2004 暑假的一個颱風天，育文媽媽一定要我們去她們家吃飯，近七點時，還沒有打電話來說煮好沒有，一行山輔老師到了育文家，育文媽媽卻說賣菜的店沒有開，因此她沒有煮。筆者當下的感覺是，又來了。孩子身上一晃眼的失信，原來是來自家長面對問題時的態度，遇到困難時擺在一旁，不會想盡辦法去處理。

同樣的故事發生在 2007 年 5 月中，筆者在 MSN 上告訴紹禹與甄宜，可以

參與國際交流活動有機會免費出國看其他世界，就讀花師的甄宜，在沒有打開筆者的電子郵件的情況下，便開始抱怨「我這禮拜都很忙！沒時間報名！」「什麼時候報名截止？」「東西要寄到哪裡？」這個問題持續到六月中，還問筆者現在報名可不可以，其實甄宜的問題，打開報名簡章都有，部落直接的喜好獲取答案個性，卻讓筆者思考下次有相關活動時，要退避三舍。在部落中常常會有一晃眼就被騙的感覺。

例如：有回跟振興在堤防上聊天。後來筆者急著趕火車，於是振興說，他要載筆者到南澳火車站。讓筆者先回家收拾，結果等筆者整理好，回到振興住處卻發現他不在家。幸好另一位學生可以載筆者到火車站，在往南澳的路上，見到振興三貼從南澳剛回來。

筆者與部落的相處一直在戰戰兢兢中度過，時常存在筆者腦海中關於類似這樣事件的疑問，也許是部落性格與外界不同，為此在一些事物的用語或是定位上有著無法銜接的鴻溝。

（九）需長時間適應與部落不同的學習方式

1. 與部落同儕互動不同，進而影響學習

從小習慣的生活模式，例如：宗教生活上，每日定時教會聚會或是傍晚一起打球的同儕活動，在出外就學時，都需要重新調適。教會，也許距離學校很遠，因此無法常常聚會；打球的球友，也許需要花上一段時間才能在學校尋到。因此碧候學生一但外出就學，仍舊會找出許多時間聚在一起，重溫部落生活的時光，如此一來，卻少了與學校同儕相處的時間，同儕圈往往仍舊是部落的一夥人。

筆者：那你在明志那邊跟同學的相處狀況怎麼樣？

...

大衛：就是類似明明就不認識啊，然後就相處就這樣有時候很像已經相處了好幾年的朋友這樣，同學啊，像那種關係，像那種類似很熟了，熟到不行這樣，就故意說，明明就是不一樣

的人啊，根本就不認識啊，然後就故意裝作很認識這樣，都過的蠻好的這樣，相處的也都蠻好的！

筆者：不認識裝成認識？

大衛：對呀！因為漸漸、然後在這半年生活這樣，我們團體生活啊就漸漸有點默契比較好吧！

大衛的個性較其他碧候孩子而言比較內向，筆者沒想到在訪問他時，他卻洋洋灑灑講述出外就學總總問題，剛開始大衛十分不習慣與同學相處的狀況，因為他本身不喜歡裝熟，這樣子的方式。大概花了半年的時間，才真的與同學熟識，團體生活的默契。實際上，是存在每個碧候孩子的心目中，往往外出就學時，失去以往同儕團體一起做決定、一起反抗師長、父母的生活。雖然有大衛一同前往明志就讀，基於學科不同，時常有許多時間無法相處在一塊，這讓習慣群居生活的大衛相當不適應，直到生活半年後才感覺到適應一些。

筆者：那你參加的時候，覺得跟裡面的人的互動情形怎麼樣

大衛：他們對我蠻好的，算是信徒那樣，這樣對待，可是我有的時候感到會害羞，就會有一點不太愛講話，就是感覺害羞啊，就不認識的。

筆者：為什麼會感到害羞不愛講話，碧候有那樣？

大衛：不會

筆者：不會，然後在新莊的時候怎麼會有這些感覺？

大衛：唉，因為不認識啊，就感到陌生嘛！

因為在外面與其他人相處時，時常有陌生的感受，因此當大衛聽到偉忠要轉回南澳時，再也受不了決定一起轉回去。當大衛轉回南澳完全中學後，有如魚得水的感覺，熟悉的同儕相處模式讓大衛感到心安。

2.與部落學習面向不同，顯得自信不足

士凱剛到軍官學校時，要做一個電腦作業，他不會做，於是我們約好在國圖見面，筆者開始教他後，看著老師要的圖形，我以 A 方式作出，他卻嚷著說：「不是啦，老師不是說這樣，他說要按照他的步驟！」筆者怎麼可能會知道老師的步驟，於是，筆者請他示範一次老師的步驟。當下，筆者非常納悶，他其實是會做

的，可是何必千里迢迢從新莊市來到台北市的國圖，要筆者教他？我發現這之中其實還蘊含著他對自己能力不足的恐懼，也許他知道如何作作業，但因為自信不足，因此希望可以有人教導他。或者，他所習慣的學習方式是向部落中的方式，有人作了實作示範之後，他才進行模仿與學習。

湘芸算是出去唸書的學生中，念的比較好的，她選擇的是明道管理學院日文系，而且經常拿班上前三名。2005年八月參加了，原民會辦的大專原住民文化會議，她報名了，參加完文化會議，後續有一個出國的甄選活動，湘芸十分想去參加，但需要面對甄選活動中的英語考試以及母語考試還有寫一篇計畫，湘芸直覺自己無法通過這麼多的考試，於是放棄。考上花蓮教育大學體育系的偉忠，前陣子吵著要休學，他的理由是「學校畢業要考過全民英檢中級，我一定考不過。」

總總的事件，都來自對自己自信不足。部落生活的內容與外界學習的方式差異太大，為此，部落孩子出外念書，總是需要比別人做更多的努力，來彌補自己與外界要求之間的差距，常常在經歷太多挫敗的經驗後，選擇先放棄，而不在堅持試一下自己的能力，許多學生中輟的原因，也是因為如此。

第二節 生命價值觀的差異

(一) 傳統價值觀與基督宗教相互濡化的價值觀

1. 男女關係的保守

紹禹講述，當哥哥出外念書，與他人發生男女關係時，家中混亂的情況以及自己的精神壓力。

紹禹：心境上喔！剛去的時候也不會說壓力很大，真正壓力大的時候是在高一高二的時候，因為林紹哲阿，林紹哲，壓力很大耶！然後就是家庭就出狀況了，爸爸媽媽就吵架了啊，就上次跟你講那個啊？

筆者：哪一個，你再講一次啊！

紹禹：就不是在籃球場跟你講的那個啊，說爸爸媽媽吵架，本來很好的家庭就這樣子啊！很生氣，每次都把我關在家裡。

紹禹因為當時父母常吵架的精神壓力，一方面部落輿論已經沸沸揚揚，因此紹禹開始足不出戶。一大早到學校，便會有想流淚的感覺。而紹禹解決這樣問題的方式，是在學校裡，找個地方好好禱告。

筆者：把你關在家裡，不准你出去喔

紹禹：是我自己！在房間

筆者：你就把你自己關在家裡喔

紹禹：類似，可是沒有很嚴重那樣，然後去學校都心情不好，一大早，很想哭的樣子，我就懷疑說，我是不是得憂鬱症，我真的一直懷疑，結果有一天幫我爸爸的忙，一大早這樣，看我也是當上班長和風紀鼓掌，我又要管學生，很吵，老師也是給我們壓力很大，你只要沒有記人的話，我們就會晚放學，然後我有一天就去跟老師說，他們出去喝酒抽煙這樣，他們就怪我嘛！為什麼要講，我就心情不好，就爆發出來，很像精神崩潰吧，我就舉手跟老師說我不舒服，我就去找那個輔導處，去禱告就好了。

原本乖巧的紹禹因為母親常遷怒，也引起了他的反叛性。對一般的泰雅族人而言，傳統男女未婚發生性關係，是很嚴重的事。正如部落長老所述「男女很嚴格，你喜歡那女生，如果跟她出去，會被她哥哥殺；如果是其他部落把我們的女生帶出去，沒來提親，抓全家都砍掉..」而這樣的觀念，涵化成部落裡基督宗教的信念，男女生必須保守聖潔，因此每每發生這樣的問題都會引發性格強烈的碧候人，有激烈的情緒表現。

筆者：那為什麼紹哲這件事情對你而言那個震撼這麼大？

紹禹：因為他的事情我每天看到紹哲跟我媽媽吵架，那個時候我爸爸也會跟媽媽吵架，看在我心裡就不好，然後再加上我媽媽很生氣那個氣就會往我這邊推，我要去沉思，感覺很不好，一直這樣子、這樣子，我自己心裡就很受創，因為以前我真的，我都是主動作家事，洗衣服掃地，媽媽沒有講我自己都做，因為我媽媽這樣子，然後我就很生氣，什麼事情都不要做這樣，然後變成一個非常被動的小孩子，可是很奇怪就是說，在外面跟在家庭，我家庭做的不好我外面做的比較好！

筆者：怎麼說？

紹禹：比如說在教會啊、在學校這樣，我在學校真的是很乖。

筆者：怎麼個乖法，什麼是乖？

紹禹：不會，就是不會鬧事阿！就不會跟朋友喝酒，有原則這樣子，因為林紹哲他們都會抽煙喝酒，他嘛，然後我就在想說，林紹哲是也是媽媽一直罵他，他才會這樣做事，他自己講的，我也是跟林紹哲一樣就是一直被媽媽罵，我說我應該不會變成這個樣子，所以我一定要支持我的原則。

紹禹在成長過程中，努力地扮演自己的角色，一直到大哥紹哲與他人發生關係後，紹禹因為家庭環境的改變，而打亂生活秩序，在學校也因為家庭風暴

的壓力，而變得歇斯底里，但在此過程中，他仍舊堅持要守教會教導的規矩²⁵⁷，反觀紹哲則是避開父母親壓力的方法則是學習抽菸、喝酒逃避。打破碧候的真耶穌教會概念中對信徒不可抽菸喝酒的要求。

筆者：那你覺得你來看哥哥，他後來為什麼會這樣子，你看哥哥他後來為什麼會這樣子！

紹禹：我也不知道。

筆者：你覺得咧，就你來看，你從小到大跟他一起長大，雖然說可能年紀還是有差這樣，沒關係…

紹禹：什麼？

筆者：我說你覺得為什麼他後來會這個樣子？

紹禹：他就交友不慎吧！然後我自己去觀察的拉，我媽媽本來就跟我爸爸個性不一樣，我媽媽是罵的，我爸爸就不會罵，但是打的很兇，真的打的很兇，然後我不喜歡我媽媽講話就是罵到底，我不喜歡，然後我不喜歡我爸爸打就直接打的很慘，我知道林紹哲錯真的是在林紹哲啦！我當然是，就是林紹哲每次跟我媽媽吵架的話，都是林紹哲的錯，說真的，可是到後面的時候，我媽媽就都不會讓，就一直講一直講，可能就是林紹哲也是不喜歡這樣子吧！已經被罵了超過三次了，可是我媽媽就一直講一直講講不停，然後林紹哲就生氣了，他可能壓力就很大阿！他自己講的，可能他就去，剛好他同學週遭都是酒肉朋友阿，就跟他學這樣。

筆者：所以他是先發生那件事情之後才開始？

紹禹：他是先墮落自己。

筆者：怎麼樣墮落？

紹禹：就是說沒有來教會了，抽煙喝酒，剛好他去台北比賽，就認識那個，就這樣就發生了啊！他本來可以救，本來只有那個，他本

²⁵⁷ 真耶穌教會規定信徒不可抽煙、喝酒。這也是真耶穌教會有別於其他教派，進而吸引教徒的方式。許多不再到教會的信徒，也是因為學習抽煙或喝酒後，便不敢再進教會。

來就只有抽煙喝酒，然後每次、沒有一天是沒有吵架的ㄉㄟ，每次哥哥回來媽媽就這樣唸唸唸！

筆者：她都唸些什麼？

紹禹：你到底有沒有讀書？你一回來你還要去哪裡？把一些小小事情一點點而已，就吵的很兇，所以我不喜歡，我每次都會聽到啊！我就出去不想聽，如果我在房間，我的心其實會很痛，都很想出去跟他講說不要再講了。然後有一次我有講過啊！我媽媽就說你不要再講話，所以只要我媽媽在講話他都不會讓，不管說哪一個錯他不會讓，他們都很硬阿！

父母親與孩子個性都很強烈，一旦遇到問題誰也不讓，紹哲剛開始的問題，對其他教派信徒而言，並不是問題，對真耶穌教會信徒而言，卻是很嚴重破壞整體秩序的行爲，故此在紹哲學會抽煙、喝酒後，已掀起家庭大風暴，父母親一直以口語方式，希望紹哲回到原有的秩序結構中，激烈的爭吵已經使得紹哲裸露在情緒的爆炸點，當紹哲到台北比賽時，便與就讀長庚的女友發生關係，而進一步破壞教會規矩。回到碧候後，紹哲便從高中辛苦三年，每日獨自練丟鐵餅才得以保送的大學中休學。

謝世忠也觀察到太魯閣人的傳統，一但發生超友誼的關係，家長會立即要求結婚，而小孩大多會聽家長的話，如果不結婚，據說家裡會發生極大的不幸。²⁵⁸他並認為祖靈懲戒的力量的gaya（碧候稱爲gaga）仍堅韌存在。並認為早婚的習俗是爲了防止祖靈因爲男女發生關係而平息怒氣的儀式。筆者亦認為紹哲的早婚姻原因不只是因爲真耶穌教會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包裝在基督宗教概念下，濡化的gaga信仰。

2. 等待丈夫成熟

2003 年認識惠惠，她與我所認識一般的碧候女孩不同，她是很能吃苦的女

²⁵⁸ 謝世忠（2004）〈少年婚、文化、與傳統力量：一個花蓮太魯閣部落的例子〉《族群人類學的宏觀探索》台北：臺大出版中心。頁 242。

孩。從復興美工輟學後，在叔叔的影印店工作，我原本一直以爲他領的是正職工作的薪水，後來才知道，叔叔依時薪算惠惠的薪水。她還住另一個叔叔家，還算每個月七千的房價，時常要自掏腰包買晚餐給姪兒們吃。

筆者第一次遇到惠惠的時候，是振興帶她來的，每次振興要去那，都會叫她載，惠惠也是無法拒絕別人的好人。原本讀復興美工的他，因爲爸爸不在了（去逝），媽媽改嫁，而孤身處於奶奶家。到了高二後，沒錢唸書，於是休學了。她是我少見，獨立自主，而又肯吃苦的碧候年輕一代。還自己賺錢買了一部機車，幫自己保了保險。小小年紀，卻有過人的成熟。

她的婚姻，是經由教會婚姻介紹人介紹的，惠惠的奶奶以及先生全家來台北逼著要他回去結婚。她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去，20歲就結婚了。婚後半年，我第一次遇到她，筆者問她過的好不好，她一如往常的說：「還好啦！」過了一會又改口說：「爲什麼我不堅持叫她不要結婚……。」她說，老公很懶惰，都要跟她要錢。婚後，她跟奶奶借了剉冰機，跟婆家借了店面，東湊西湊開起了小吃店，因爲總不能坐吃山空，她這樣說。並且以自己的方法，做陽春麵。滷肉的肉是條狀肉絲的陽春麵；冰的糖水也是自己調的。後來收了，因爲太多人奢帳。或是振興每次來都叫她請客，根本做不下去。

方柔是惠惠的好朋友，她跟筆者說，惠惠結婚後不到兩個月就被打。惠惠的先生的工作則是在鐵路局打零工，修鐵路。後來兩個人，上台北工作，先生在五股工作，惠惠待在家。2004年2月27日，筆者到新莊遇到了育文的房東，山輔老師甘泉。甘泉跟我說，貴祥（即惠惠的先生）會打老婆，因爲打了老婆怕被老婆娘家的人揍，因此跑來借住育文這兒。之前與育文一起住在甘泉家頂樓時，偷他弟弟的衣服；而原本是因爲，育文可憐他，叫貴祥住一晚，貴祥卻一直待著不走，爾後，因爲惠惠家的人，很生氣的打電話來問，貴祥是不是住那裡，他們才知道惠惠被打。

貴祥也偷了育文的生活費，但後來至少都有承認是他做的。他每次都騙人出去工作，但其實白天都在睡覺，遇到了還會跟別人說工作很累，想去休息了。2005

月 2 日，惠惠打電話給我，問我要去哪裡幫他先生買書。她跟我說「他都不想工作」。我開玩笑的說是不是懷孕了，她說懷孕兩個月了。看到碧候教會，爲了年輕人可以在教會中結婚，不管雙方是否成熟，就以輿論壓力硬要他們結婚。

而筆者的感受則是，是不是女人等待男人長大，教導他長大，也是泰雅女人所應該的學習，或者這只是一種「反正先結婚就對了」價值觀，不管生活基礎如何，至少先結婚，往後還能在教會工作。偶爾聽聞西部的泰雅山地教會，有還在唸書的學生結婚了，但大多都是畢業後，有工作才結婚。從信仰角度來講，其實真耶穌教會平地教會，雖然會覺得在教會結婚也很重要，但不會爲了在教會結婚，而叫兩個沒有經濟基礎的人，先結婚。

3. 結了婚，再說

接著筆者想談談 2006 年 10 月，爲了先結婚而中輟的大學生，方柔的故事。方柔家不屬低收入戶，因爲爸爸和哥哥都還有工作能力，但方柔一家卻只靠奶奶的老人年金生活；方柔的媽媽是排灣族，是育文媽媽的姪女，婚後因爲受不了婆婆（碧候人，家中的獨生女）虐待和老公的暴力相向而離婚，留下國小的方柔和哥哥。方柔的媽媽後來改嫁給馬路對面的長老教會信徒，已經有一個兩歲的女兒。方柔偶爾還是會去看媽媽。

方柔在台北讀書時，筆者常到淡水看她，方柔一直是恪守本分的孩子，沒有錢便不出去逛街，想買衣服等姑姑給額外的零用錢再買，學校的課業也大致良好，卻因爲部落觀念，既然已經交往了就先結婚，結婚了再去唸書也可以；方柔的先生家要方柔盡快做決定，否則要她們分手。二十歲的方柔和同樣身爲大專中輟的先生在部落輿論壓力中，選擇了結婚。方柔披了白紗後，筆者問方柔既然結了婚後與丈夫一起定居台北，爲什麼不要回淡水學業完成，方柔告訴筆者：「結婚了，還要回去唸書，很不好意思。」方柔的媽媽不贊成方柔輟學結婚，而未參加方柔的婚禮。

是否已經擁有經濟，不重要；兩個人是否已經成熟，也不是最重要的抉擇點，

早期泰雅族習慣在男女紋面後，完成終身大事，實值男性 18-20 歲，女性 15-18 歲²⁵⁹，便提早成婚。年紀輕輕便結婚對碧候男女而言是傳統，沒有人會考慮婚後經濟問題，因為從祖先以來都是結婚後，再說。

4. 婚姻概念的濡化

筆者在前面談過，對於兩性關係保守的態度是真耶穌教會最大的外顯特徵。但面對兩性關係，而做相關諸如要求結婚、輟學相關事宜，卻超離真耶穌教會對於一般兩性關係的處理。某些真耶穌教會傳道或執事的兒女，與他人發生關係後，只要結婚即可，事實上，並不會遭受很大的輿論壓力，但碧候教會的負責人，一但子女發生關係後，卻必須辭去教會中的職務，而發生關係的兩人，從此只能在教會默默生活，不再賦予宗教教育教員或其他教會工作。這在其他真耶穌教會的泰雅族教會中，並非絕對性的要求，碧候卻還有爲了兩人發生關係，而考慮將當事人除名的罪責。這不單單在兩性關係上，部落日常生活中，其實還存在許多這樣的故事。

筆者：是什麼樣的東西讓你覺得有衝突？

大衛：禮拜啊，上禮拜，上教會這樣子

筆者：然後呢？

大衛：就是時間上的衝突

筆者：例如？

大衛：教會這裡有活動啊，然後學校就是去游泳，校隊啊那天去比賽，然後就是我本來要去比賽，排球比賽，老師叫我來，然後我就考慮啊，考慮回去參加教會活動還是去比排球，後來我還是選擇教會。

大衛也是想藉由體育保甄考上大學的青年，當教會事務與其他學校比賽衝突時，他卻覺得心理十分掙扎，並且沒有人可以談論這樣的問題，因為在部落的教

²⁵⁹ 廖守臣（1998b）《泰雅族的社會組織》花蓮：私立慈濟醫學暨人文社會學院。頁 123。

不只在現在，從古老的gaga禁忌就存在。

近年來，南澳小區的學生，出去唸書之後。常常念個一兩年，就在兩性關係上出問題，往往必須休學回來結婚。尤以唸長庚護理學院居多，所以家長們對長庚有一個刻板印象。

尤以碧候教會，學童在當地（山輔期間）使人感覺很團結，很有壓力。但一出去唸書，只剩一兩個人時，有十分害羞，不易加入另外的團體，可能是因為適應不良，復加以學校課業學習內容超過原有生長環境所能應付，課業上難以得到自信，故在情感上尋求慰藉。於是，邁入了危險的循環。

（二）實用主義的學習價值

1. 與其學壞不如回部落

碧候中還存有一種看待大學的豁達心情，因為部落的環境過於單純與外界的許多想法不一樣，例如對婚姻的看法，對信仰的看法，因此對於這些孩子說，在思索的最後仍然選擇部落的思考模式、價值觀念。筆者問起父母和學校的教師的觀念有否不同時，大雄覺得是有的：

筆者：有沒有什麼是讓你覺得說爸媽以前是教你怎樣，可是你去學校之後，學了就覺得，怎麼跟爸媽教的不太一樣？

大雄：其實會有啦，因為爸爸媽媽跟老師的觀念本來就不一樣，因為我們老師有的大部分都是平地生，他們在外面學習的環境跟我們這邊的環境不一樣，所以在那個環境出來的東西就不一樣。

筆者：是什麼樣的東西？

大雄：恩，比如說…（停頓了一會，突然想不到例子）我不曉得。

筆者：沒關係。

大雄：還是你說的工作是哪一種？

筆者：我覺得都是啊，比如說做人啊處事啊然後一些思考啊，一些想法。

筆者所假設的是學校教師會希望碧候孩子繼續讀書，但碧候孩子最終大多選擇了休學。大衛為筆者解釋為什麼要轉回來的其中一個原因。

筆者：那你後來決定轉回來，就除了不喜歡的因素之外有沒有其他因素，

你考慮過哪些因素？

大衛：…………….

筆者：是怎麼樣的感覺？

大衛：就是沒有辦法承受怕自己會學壞！

筆者：為什麼會怕自己學壞？

大衛：自信不足。

筆者：你不是都有去教會，禮拜六的時候？

大衛：對呀！

筆者：那是什麼樣子的情形，會讓你覺得可能自己會學壞？

大衛：同學在學校嘛，同學會誘惑我吧，就是跟他抽煙之類跟他喝酒啊，

就會想，後來會拒絕這樣。

筆者：那你曾經嘗試過嗎？

大衛：沒有。

筆者：就是完全拒絕這樣子，那這會對你是很大的困擾嗎？

大衛：不會啦！

筆者：那些叫你抽煙喝酒的同學都是跟你同班嗎？

大衛：對呀。

筆者：那如果就是你沒有抽嘛，那你看到他們會覺得不好意思還是怎樣？

大衛：看到他們會不好意思。

大衛在學校時同學會請他抽菸喝酒，這與教會的十戒相互抵觸，因此一再拒絕，但拒絕後他又害怕自己有一天會忍受不了同學的誘惑，因此爲了保持信仰的原因而決定要轉回南澳完全中學。

筆者：就是你沒有跟他們去抽煙喝酒都沒有關係嗎，還是你會覺得不好意思

思？

大衛：就沒有關係啊！

...

筆者：你說你那時候決定要回來的時候，是因教會的關係嗎？

大衛：有一點。

筆者：那是什麼樣子的感覺？

大衛：就是不常上教會啊，禮拜一到禮拜五就有點不習慣，沒有去常常上教會。

大衛對部落價值觀一直有很深刻的記憶，而這個價值觀正是藉著部落中每天的聚會所維繫，當許多泰雅部落在主流價值的學歷的追求與傳統自信喪失中游移時，碧候以濡化的方式，巧妙的在基督宗教中保有自己傳統對兩性或其他「爲人」價值觀的思索，並建立起自己得制約體系。

筆者：就是這邊那麼多年輕人要出去唸書有什麼看法？

沛宣：出去唸書是必然的，就這樣繼續唸書，可是我覺得出去唸書第一個找教會，要找教會，然後告訴他們你有什麼事，然後有時間再回來村子…，就來這邊在一起，因為可是我是班長，參加聚會之前，我會叫他們每一個人有時間問候，就是他們讀哪一個學校的，我就會大概知道會有時候就會吃早餐、去挑挑禮物啊，就這樣子。

筆者：那就是說你對於他們要出去唸書啊會很害怕嗎？會很擔心嗎？

沛宣：擔心是會，可是只是太亂了這個世界，就是..

筆者：世界太亂了會擔心？

沛宣：就是會比較會騙你啊，什麼騙人故意什麼什麼，就是會怕！

在部落人面對外來概念的抗拒或是斷然拒絕外來思潮，都是起因於他們的防衛之心，縱使碧候人自己知道自己所守住的規矩比其他人多，卻也甘之如飴。

沛宣：就是傳道啊，他就講說他冬天啊，很冷啦他們那邊，經常在那

邊講，他就講說他會酗酒，不能酗酒，只能喝剛剛好就好，就是一點點，就是像微醺那樣，就是像微醺那種，可是像我們這邊的觀念就是比較古板，就李家豪他們的家長是去學校說你會保守自己的信仰，然後注意你，最好是不要碰什麼酒啊，所以父母的觀念是這樣子，大概就是這樣！

沛宣：然後像我媽的弟弟，因為他國小的時候信仰很好，國小。可是他出去就是會喝酒！

筆者：出去喝酒？

沛宣：對，出去喝酒，然後他就是一個人很少來教會，就是聽到讚美詩的聲音他都會唱出來，就被感動，因為他去的時候他聽到讚美詩他就一直哭啊，就去那個教會這樣子，他每次都會來教會，他也是很感動！

筆者：那你去他會去教會嗎？

沛宣：去教會喔，都會去啊，我們家，因為他還是不敢來就不行，就我媽的弟弟還是不敢來，他也是沒有勇氣啊，可是他還是比較會到羅東教會這樣子！

筆者：你說他出去喝酒的時候是出去唸書的時候嗎？

沛宣：應該是工作吧！

筆者：在羅東？去唸警察學校？

沛宣：他好像是先去台北唸書，去那裡唸書，因為台北比較亂就會喝酒那樣子，所以回來就不敢去教會！

當孩子出去外面有學會喝酒或發生男女問題的疑慮時，部落家長卻寧可孩子不要出去讀書，也要孩子守住自己的信仰價值。

筆者：你還有沒有什麼想要講的，就是我在做的東西就是有關於，就是我覺得碧候這邊的中輟學生比較多，中途輟學這樣子，然後我剛問你的問題比較是關於一些你的價值觀念的問題，就會試圖去

找出一些你們價值觀念當中跟輟學有沒有什麼相關性這樣子，那

你看到這邊中途輟學的學生，有沒有覺得說中輟學生這麼多

沛宣：就是像中輟的話，等於說是交往啦，就是跟男女交往這樣子，

就表示不宜讀書，還有就是在學校鬧事啊，然後會曠課，就會這樣子。

筆者：那在學校鬧事是因為男女朋友還是就鬧事嗎？

沛宣：男女朋友是男女朋友，然後鬧事就是會喝酒鬧事。

部落選擇的價值觀念，對一般的人而言，也許十分難以理解，然而碧候的孩子卻是從小在信仰為重的宗教教育下成長，這樣的價值觀已是她們行事為人的內化準則。當我問起為什麼甄宜的哥哥、爸爸、媽媽，都不會來教會，只有她會來，這樣形容她的信仰生活，哥哥從上國中後，就不會去教會，跟著其他朋友翹課、喝酒、抽煙。所以還在唸國小的甄宜，從小就被帶到隔壁的奶奶家，大家都睡在客廳，早上 Yagi（奶奶）都會說「duli 啦！」（起床），還一面跨過孩子，手打在每個孩子的臉頰，要每個孩子起床去參加每日早上的晨間導告會；Utas（爺爺）更誇張，會把所有孩子的棉被從裡面抽出來，「冬天，就把棉被抽走，很冷」。

事實上甄宜的奶奶，是福田靜子的妹妹，當靜子被警察用藤條打到頭時，她們在場並且也都受皮肉之苦，只是運氣比較好，沒有腦溢血。也正是因為這件事，碧候真耶穌教會舉村遷離到富世住，回到碧候後，建立起部落中信仰的派系以及重視信仰的價值觀。雖然價值觀中有許多過去 *gaga* 濡化的價值觀念，

2. 科系選擇

筆者問過松舜瑤、聖瑤，為什麼唸森林系，回答都是「以後可以考林務局，工作穩定。」這是因為勇偉夫妻在南澳林務站工作，不論是否喜歡，只要實用以後很有工作做的科系都可列入考慮，舜瑤跟隨哥哥也是唸森林系。方柔和和沛宣的姐姐亞亞一樣都唸羅商的資訊管理系，95 年度考上大學的孩子都是讀觀光相關科系，觀光系、休閒運動管理、休閒遊憩等系所，國賓飯店要在南澳農場蓋大飯

店，所以當年度孩子們立刻都改讀觀光相關科系，在 95 年前，並沒有就讀觀光科系的孩子，在科系的選擇上，碧候孩子有一定的承襲著實用主義，並寄望可以留在部落工作。

當初紹禹想唸實踐觀光，慫恿土偉跟他一起去。土偉當下其實比較希望能唸東華民族傳播，當筆者教土偉一些應考的規則，和猜測一些題目請他作答，土偉表現何以往調兒啾噹不同的態度，期間一直很認真學習。筆者也帶他到圖書館介紹相關書籍，而他真的把其中一本書看完。紹禹（南澳完全中學全校第二名）卻預測土偉會考的比他好，因為紹禹說，土偉的老師一直在幫他，做學習手冊以及教他如何應試。筆者後來發現紹禹的老師，幫他準備的應考手冊也是厚厚一本。後來，兩個人一起去唸了實踐，土偉的程度實在太差了，連 stop 或 morning 這樣基礎的英文都不會，觀光系又很重視語言，因此他一直以來走的很辛苦。一年級下學期，土偉和部落其他兩位也讀觀光系的大學中輟生，決定休學一起去考軍校。因為這是另外一個金飯碗，畢業一定有工作可以作，進去幾個月後，土偉十分的後悔，因為軍中情況並不如土偉想像的簡單，可是他已經無法回到實踐唸書，因此他不得不咬著牙根，繼續苦撐下去。

筆者：所以你對你自己未來有些什麼樣子的理想，比如說你會覺得讀

書或是唸大學對你而言是很重要的事情嗎？

大衛：是呀。

筆者：為什麼？

大衛：將來的生活都是走比較那個課業為重啊，就是比較科技的發達

嘛，學業一定要高啊，然後才能找到固定的工作。

筆者：為什麼想要找固定的工作？

大衛：為了將來準備吧！

筆者：將來有什麼樣的準備？

大衛：成家立業。

筆者：所以想找固定的工作，為什麼會考量到需要固定的工作？

大衛：因為這樣往後過的日子會比較好。

大衛的想法正是碧候學生普遍對未來的看法，因此中輟率這麼高的情況下，唯一沒有學生中輟的學校，是軍警學校。雖然警察所面對的工作較為複雜，倘若能似其他部落警員一樣留在部落工作，也是部落認為的實在的工作內容。因此考上軍人、警察的工作，迄今沒有聽過輟學的學生，與軍警一但退役或休學必須賠償大量款項相關。

就像育寧姐的懊悔一樣，說之前他本來有機會，要到鄉公所做一輩子的臨時雇員，因為鄉長是自己人，他這樣對我說。但因為沒有人要接顧會堂的工作，因而做罷。於是找了妹妹去，而妹妹家現在在種木頭香菇，經濟狀況似乎越來越好，育寧姐覺得他很幸運。很多都是鄉公所臨時雇員，家裡大多一個月約收入一萬多元，只要擁有固定的收入，多與少其實大家在意的問題，只要維持收入的狀況，都是部落認知體系中的好工作。既然如此，教師工作理當也是好工作之一，只是分數門檻過高，因此一直以來不是大家所寄望的工作。

第三節 小結：文化價值觀的傳遞

碧候的中輟狀況，其實只是個人反應文化的價值觀的外在體現，當我們欲怪罪這些孩子熬不過出外就學的難處時，其實真正正視她們的思考核心，中輟，只是反應他們對自我人生的價值觀，他們也只是在複雜的心理歷程中，傳遞著傳遞著部落以及家庭給予他們對未來工作的認知，機會的選擇而已。他們所展現的不過是身處的社會，所教導他們的全部。而這些價值與主流價值的重視學歷不同，他們想遵守 *gaga* 期待有一日可以因此而上天堂，通過地獄彩虹橋的試煉，因此部落中的所有人的行為，其實都是社群某一價值態度。

因為家庭對於科系選擇的無知，擁有的資訊較少，文化階級處於不利階層的學生，大多會選擇就讀職業技術教育，或被引導到次級、較差的科系。²⁶¹碧候青年的科系選擇，的確都是寄望以職業為導向，當填錯科系大多也只能中輟，但中輟後的變數太多，家裡也往往讓孩子自己在家自修。因此中輟後，學生以打工為多，打工後自覺這樣亦可自力更生，於是落入代間的臨時工循環，不再冀望自己可以因為讀書爬的更高，因為幾乎所有部落人都不是倚靠學歷過生活。

此外，碧候部落最讓筆者覺得了不起的，是他們捍衛自己價值觀的一份心，害怕孩子出外讀書時發生男女關係得罪 *utux*（或是基督教的神），因此寧可要孩子放棄學業，也希望孩子有一天能跨過彩虹橋（或是進到天堂）。

這些繼承了過去 *gaga* 負罪概念的價值判定，在基督教教義的包裝下，合成新的文化，代間濡化的過程，不需要藉著 *gaga* 的祭儀，而以價值觀念傳遞給下一代，少了孫大川先生所說的樂舞藉由部落慶典所傳承的教育方式，令人訝異的是文化為自己找到新興的寄生員—基督教教義。並且藉由基督教的講道方式，不斷嬗遞過去的 *gaga*，使得文化的價值觀得以存留。這正是 Osioald Spengler（史賓格勒）所言文化項目通常在新環境中會假借環境的某個項目，加以修飾並將自己的價值觀引入那個新文化。²⁶²

²⁶¹ 朋尼維茲 Patrice Bonnewitz（2003）《布赫迪厄社會學的第一課》

Premieres lecons sur la sociologie de Pierre Bourdieu。台北：麥田出版社。孫智綺譯。

²⁶² Barnouw Victorjo 維特·巴諾（1979）頁 65-66。

個人力量有限且易於犯錯，一但犯錯，勢將破壞社會的安全，因此為確保安全無誤，只有共同遵守，互相監督，以求全體的平安。所以泰雅族便組織了共同遵守祖先訓示的*gaga*團體，並稱這種團體為*gaga*，意即以團體力量維持團體所共信的準則；而祖訓的*gaga*與團體的*gaga*分別是抽象的信念與實質的團體，兩者是一體的兩面。²⁶³

而抽象概念濡化於生活，實質的團體轉化為教派體系，展現新的面貌繼續延續過往的價值觀，這是碧候部落所選擇的人生價值，以沒有祭典形式的方式下，持續保有自我的民族性。部落的孩子，並非彼此以母語交談，但對於世界的價值觀，卻在耳濡目染中涵化成生活的一部分，此非用通過母語認證才能證明的，而是世代交替間價值觀的延續。

²⁶³ 李亦園、徐人仁、宋龍生、吳燕和（1963）頁 161-177。